

倾斜的岁月



厉风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在倾斜的岁月，
也有正直站立着的
人，历史的车轮，难
道不是在赖于他们
的支撑……

——题记

第 一 章

公元一九七一年正月初一，中国的传统节日。

昨天，地处县城以北的山区太阳升公社雪下得比城里大，真是漫山遍野，银装素裹。要不是连年东一阵风西一阵风没完没了地穷折腾，来到年节（谢天谢地，“红色政权”开了恩，今年没有命令社员们去战天斗地过革命化的春节），大人们会利用这个空档走家串户，唠唠家常，借着“瑞雪兆丰年”的吉言，祈望今年有个好点的收成，吐一吐胸中闷气；孩子们，尽管穿不上花衣裳，没有鞭炮可放，也会欣慰于这少有的气氛，跑到一起踢毽子，跳房子。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什么都破了，惟独这个老祖宗留下的习俗幸存了下来，无法从人们的心头抹掉。灶王爷、天地、观音、菩萨……在天之灵也会庆幸的。只是这些神祇如今再也无处可请了。却也不妨碍农民们在曾是各位尊神坐落的地方烧上几张纸，跪拜跪拜，祈祷几句吉利平安。天灾人祸连年不断，人们不敢怒更不敢言，偷偷保留的这点明知无益的信仰，便是他们生活的惟一慰藉了。可是现在，到处冷冷清清，只有几家门口的对联儿，红红火火带点儿过年的气息。

插队干部罗辛、袁玉明、吴连珂在太阳升公社所在地山嘴子下了汽车。街上人很少，商店、饭铺和仅有的一家加工厂都关了门，显得寂寥又凄凉；却有一阵嘈杂声，打破了眼前的寂静。开始，罗辛还以为谁在吵架，不过马上他明白了：这是公社广播站，吊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在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他暗自笑了，这也叫做歌曲！就算是真好吧，也用不着这么大声嚎气地叫喊呀！

从公社到他们大队还有约二十里的路程。他们三人同属一个大队，但不在一个小队。罗辛同袁玉明情投意和，但和吴连珂常常话不投机。在汽车上别扭了一路的罗辛正为再与他同行一半多山路犯愁时，不料，想必也有同感的吴连珂，借口去公社办点事，淡淡地招呼一下，径自离去了。罗辛心情立时轻松了许多。

他是在县城汽车站候车时碰上袁玉明的。当时袁玉明正一个人疲惫不堪地坐在长凳上出神。袁玉明前天回省城探家他是知道的，还是他提前为他代购的车票呢。怎么今天又回来了？正当他困惑不解想过去问个究竟时，听见有人唤他，回头一看。

原来是吴连珂！他怎么也滞留在城里？

“老罗，你也才走？也好，大年初一，车上人少……”

吴连珂满脸是笑地来到他的面前，并十分亲热地握住了他的手。不过他并不期待罗辛的回答，把背包扔在长凳上，自顾自地说下去，他显然很兴奋。

“碰上你太高兴啦，要不然，这一路可太寂寞了。”他在罗辛旁边坐了下来，又说：“本来，我买了昨天票的，可是‘五七’办的老战说什么也不让走，说县革命委员会的邢主任刚从省里开会回来，上级一定有什么新指示，非让我一块去听听不可……”

吴连珂语气里充满了荣幸感，他提到的老战，全名叫战云，是县“五七”办公室的副主任，是“五七”战士^①都讨厌的一个家伙。罗辛对上级的指示不感兴趣，也就没问，这使吴连珂很失望。于是他便自动地讲起他在邢主任家过的那个幸福的时刻，谈到省里会议情况，更是眉飞色舞，好像他也列席了那重要的会议。

“你真幸运，先吃小灶了！”

“邢主任说，以后会传达。”

兴奋中的吴连珂没有觉察到罗辛的冷淡，言语中的讥讽。吴连珂分明已看见袁玉明了，却有意无视他的存在。罗辛不得不提示他：

“老袁在那边。”

吴连珂只是扭头瞟了一眼，表情异常冷淡。袁玉明虽然也是“五七”战士，但是另册上的，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摘帽了，还叫他“摘帽右派”。罗辛不禁想到，吴连珂对老袁的态度是不是同他听到的新指示有关，该不是又要抓紧斗争了吧？这时，站里开始喊话：要旅客们检票了。

回家过年的人大都赶在三十前走了，初一这天又是第二班车，车上乘客寥寥无几。三个人坐在靠前边的两个座位上，开始还有些喀唠，吴连珂的兴致未减，同罗辛并坐在一起，东拉西扯，旁若无人。罗辛同情被冷落在后座上的袁玉明，不时回

^①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下乡插队落户的广大干部，通称“五七”战士，“插队干部”、“下放干部”，也有简称“五七”或叫“老广”的。当地有人出于嫉妒和嫌恶，故意将“五七”叫“无期”。

过头去同他谈上几句。半小时后，过了大岭，谈话便时断时续，再后，大家便陷入沉默，各自想各自的心事了。

袁玉明怎么又回来了？上车前罗辛本来想问的，不料忽然冒出来个吴连珂。他知道吴连珂有意和袁玉明保持距离，袁玉明也不喜欢他吴连珂。一路上，罗辛心中的问号变成了惊叹号。袁玉明和妻子冯淑娥的感情不好，下乡时两人闹得关系几乎破裂，他听说过。莫非……！？因为吴连珂在场，他便没问，但他确信，袁玉明去而复返，再看他一脸悲戚的样子，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他为眼前这个朋友深深地悲哀了。

吴连珂离去后，罗辛同袁玉明便径直朝窝铺大队走去。

雪停了，但天还没放晴。风不大，却很硬。刚下汽车时，身上冷得发抖，走了一阵觉得暖和些了。半尺多深的雪地上没有一个可以歇歇脚的地方，两个人只能艰难地行进。开始他们很少说话，样子像要垮了的袁玉明只顾低头走路，罗辛几次想解除疑问又怕引起朋友的伤心，不过沉闷了一阵后，他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

“玉明，这次回去，是不是她……”罗辛想说她变心了，他对那个女人没好印象，但犹豫了一下改口道，“又没谈拢？”

袁玉明半晌没吭声，后来长长吁了口气才向朋友讲述了他那伤心又窝囊的遭遇……

今年，袁玉明下乡以来第一次回家探亲。去年春节，因为刚下来不久，加上离家前和冯淑娥吵得一肚子气还没消，县革命委员会又号召全县人民过革命化春节，“五七”办更是三令五申：“五七”战士一律不得请假，所以探亲未成。今年战友们考虑到袁玉明的家庭关系，事先代他和连长说了情，准了他一个礼拜假。为此，袁玉明头好几天便作了探亲的准备：先是

攒了二十几个鸡蛋，然后又狠心杀了自己养的两只鸡，还从老乡家匀了十斤猪肉（那时城里过年每人才供应二斤），满以为回去能过一个和和睦睦的年节，自己的一片心意会换得妻子的一张笑脸，谁知道进家不到半个小时，便被赶出门来！

那是大年三十，除夕之夜，原林业厅职工家属宿舍的院子里，家家窗内亮着灯。他知道干部下放后，院内剩下的老户不多了，新搬进来的多是“红色政权”信得过的从各造反派组织选调上来的，他怕见到那些新贵，也不愿让人家看见他。幸好除了几个孩子蹲在早已荒废了的花池边放鞭炮外，他没遇上什么人，大概都关在自己小窝里享受天伦之乐吧。他瞧见自家的灯光了，心跳立时加快了频率。家，对于一个人，毕竟是最依恋的了。此时，袁玉明完全忘了心中结的那个疙瘩：在“干校”清队期间，冯淑娥为了同他划清界限，几次无中生有地“揭发”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对挨批斗的他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他强使自己相信她这是赶“时髦”（运动中不少亲人之间为了表示忠于毛主席都这么干的），是一时糊涂，原谅了她。但一想起这事来，心还是被揪般的疼。他也忘了，一个月前，他曾写信回来，说争取回家过年，冯淑娥回信像往常一样老大不客气，一连写了好几个“不欢迎”，他想这都是一些赌气话，见面就会好的。毕竟他们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嘛。也许，此刻她正在给他包饺子呢……他三步并作两步，刚到门外就喊上了：

“淑娥，淑娥！”

他推开屋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猛然怔住了。他的妻子确实在包饺子，但是见他回来，非但没有笑脸相迎，而是怒目圆睁，完全不是赌气的样子。只见她把擀面杖猛地摔在面板上

气哼哼地说道：

“你回来干啥，你为什么不死了呢！”

“我前些日来信不是说了要回来吗……”袁玉明被擗面杖摔得脑袋一阵轰鸣，他走过去赔着小心说，他以为她还在怪他去年春节没回来。

“谁要你回来，一辈子不回来才好呢！这不是你的家！”

“别说气话了。”

“你以为我说的是气话？”冯淑娥冷笑一声道，“你以为我会跟你说气话？别自作多情了！从你下乡那天，我就没指望你回来。”

“我知道城里过年可买的东西不多，”袁玉明仍然陪着笑脸，撂下身上背着麻袋解开给淑娥看，“瞧，这鸡是我喂的，这肉是……”

“谁稀罕你的东西！”冯淑娥一脚把只冻鸡踢到门边。

“你你……”袁玉明一下子寒透了心。

“你回来了也好，你不回来我也要找你的。”冯淑娥把面板往床里推推扭身坐在床边，“现在当面谈谈吧。我们一起过了七八年，也借了你七八年‘右派’的光，我够了，这种日子该到头了！过了初三，咱们一起到法院去！”

这简直比头上一声霹雳还让袁玉明震惊。他苦苦劝说，他声声哀求，好话说了三千六，看看无济于事，他长叹一声，叫着他曾经亲切呼唤过的名字：

“淑娥，真是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绝情。那好吧，法院我不去了，我可以留下个字据，我同意。”

如果这时袁玉明留意一下屋内的气氛，就不难发现食品柜上摆的烟酒（冯淑娥不抽烟，不喝酒）、菜肴，他也许就会产

生另外一个念头；但这时，他又伤心，又愤怒，冯淑娥的一阵冰雹把他砸得晕头转向，眼前的一切他都视而不见。

他真的趴在桌上写了个表示同意离婚的字条，临出门却又说了声，

“我希望你能回心转意。”

“你等着吧！”冯淑娥冷冷一笑。

他记得前年下乡那天临走前她也是这么说的。

袁玉明昏昏沉沉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他没注意到在他走出门时，一个他认识的人拿眼瞪着他从他身边走了进去。

被袁家吵闹惊动的邻居，正在院中议论纷纷，和袁玉明在一个单位工作也是刚从乡下回来过年的章德纯过来拉住泪流满面的袁玉明说：

“老袁，别难过了，先到我家坐坐。”

这时，袁玉明家的屋门砰地一声又开了，冯淑娥把他装年货的麻袋扔了过来。

“从今就算一刀两断，以后别再登我家的门！”

袁玉明没到章家去。这时候，谁家不是欢欢乐乐，他不愿把悲伤带进别人家里。他道声谢谢，便辞别了邻居们，把怜悯和同情留在身后，独自恍恍惚惚地离开了那个本应使他能享受到家庭乐趣的大院。

果然如此。听了袁玉明的叙述，罗辛为这个老实人深感不平。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这个不幸的朋友。

“别难过，玉明，说不定哪天她会回心转意的……”说完，他自己也知道这话是多么无聊。

袁玉明只是凄然地一笑。

两个人又变得无话可说了。冷寂的山路上，只有他们踏在

雪地上咯吱咯吱的声音。

光辉的“五七”道路，已经有人对她作过许多阐述，罗辛他不敢妄论是非，心中从来也不想苟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原是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指示的基本精神是要求干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知识与劳动相结合。随后在一九六八年的（补充）批示中又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广大干部”不是全体干部，这不应存在疑义；干部下放是有条件的，分批的。但是到了长城以外，情形完全变了样儿！“广大干部”变成了（除了少数御封的“革命造反派”）几乎是所有干部，而且不管你是老弱病残！一律赶到了乡下，家属也被“扫地出门”！悲惨的事实岂止袁玉明一家。他那个老婆如果不是勾搭上一个造反派肯定也得下来，还有比他更令人痛心的呢！……他不敢想，但他坚信，对这条“光辉的道路”，他的理解比那些胡说八道实际得多。

拐过歪脖山（如果吴连珂同行，他就须在此同他们分手，回他的榛子沟去），天色渐渐暗下来，再走几里路，就是罗辛落户的窝铺屯了。虽然身在异乡，想到再过十几分钟便能见到亲人，心头也是暖煦煦的。但此刻，罗辛心中也深深遗憾：过年了，他竟然没给女儿小茜带回一件礼物！

罗辛在省里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落户山村后，经常被借调到县市去临时工作。半个月前又被县“文教办”请去帮助县医院筹备在春节期间开幕的一个展览馆。忙活了多半个月快要结束了，忽然医院的一个先进人物——青年女医生需要撤换（据说出身不好，经上级审查决定撤换的），他负责起草的图片说明以及前言必须重写。本来他可以过完春节回来干的，可他

不愿为了这点小事，再跑一趟城。于是他连宿打夜地又忙了一天，好不容易经有关领导审查通过了，可是已经是傍晚五点多钟，所有商店早已关门了。

他猜想，此刻他的小女儿一定坐在窗前把小鼻子压在玻璃上盼望他呢；他的妻子，可能正在为他炒下酒的菜吧，今年他家杀了口猪。可一想到身边的袁玉明，他不免又为朋友难过起来。过了窝铺屯，还要走一里多路，才是袁玉明落户的石灰窑，可是在他的那个“家”中，没人等待他！

此刻，袁玉明心中想的也正是罗辛忧虑的，本来在S城他有个家可他归不得，大年三十，回家不到半小时，便被赶了出来！现在他宁愿走得慢点，再慢点，他希望天快点黑，他不愿叫乡亲们看见他，更不愿叫别人同情。

已经看见村头河套边上“自费公助群帮”新盖的那两间房子了，罗辛不由得又兴奋起来。咦，皑皑白雪的河边路上，影绰绰一个小人儿，是女儿吗？一定是她，不是她还能是谁呢！妻子江萱信中说，小茜常常在路边等爸爸。罗辛贸然叫了一声：

“小茜！”

“爸爸！”那小人儿闻声跑了过来。

罗辛紧走几步，把女儿抱了起来，连连在她冻得冰凉的小脸上亲了几下。大概她在这儿站好久了，勾着他脖子的小手也像冰一样凉。

“小茜，你看，袁叔叔。”

“袁叔叔好。”她把小手伸给袁玉明，这一带的下放干部她都熟。

“天都黑了，你一个人在这等你爸，不害怕？”袁玉明握着

她的小手问。

“不怕，刚才妈妈也在这儿，”小茜转过头来又对爸爸说，“妈妈说你不会回来了，我说爸爸一定回来。”她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讲给爸爸听，但这时爸爸已不再听她的了。

“玉明，想开点，总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要分手了，罗辛安慰着朋友，“你还年轻，既然不可能再共同生活了，分开未必不是好事……”可他一想到袁玉明一个人钻进他那个冰窖一般的小屋，那凄凉的景象，他的心便冷得发抖。于是他又真诚地挽留袁玉明，“到我家去，吃了饭再走。”

“不了，老罗，谢谢。”袁玉明执意不肯，“我回去还得烧烧炕呢。”

袁玉明独自沿着河边走了，罗辛望着他渐渐模糊的身影站了好一会儿。

第 二 章

罗辛一再向女儿表示歉意，因为没给她带回过年的礼物。小茜不信，以为爸爸糊弄她，便蹲在炕上把爸爸的背包翻了一遍又一遍，果然除了几件换洗的内衣和牙具外，什么也没有！顿时她那双忽闪着长睫毛的丹凤眼变得泪汪汪了。

江萱狠狠地剐了丈夫一眼，责备他不把女儿放在心上：人家在雪地里等你那么久，天黑了也不回家，可你，好意思空着手回来！

“小茜，怎么样，我说你别想他……”妈妈在逗女儿。

“我就想嘛。”小茜噘着小嘴把被她翻乱了的东西推到一边。

“可是，他什么也没给你带回来。”

“没带什么回来，也想。”

小茜噙着泪花笑了，她爬到炕头，偎在爸爸的腿上。

“这算是没治了，”江萱笑着对罗辛说，“要是这家中没有了爸爸……”她忽然意识到过年时说这话多不吉利，话没说完便停住了。

“妈妈也想爸爸。”小茜仰起小脸说，“昨天，妈妈老到门口去看。”

罗辛深情地望望妻子，二人都会心地笑了。这一家三口人——爸爸、妈妈、女儿，几乎都有这么个想法，即使身处逆境，只要一家人能活在一起，便是幸福。在这个小家庭中，少了哪个也不行，缺一个，往后的日子都是难以想象的。

罗辛一家是一九六九年底来到这山区落户的。这以前，他先在人烟稀少，风沙连天的“南大荒”同广大干部一起度过了前所未有的峥嵘岁月，整天在语录歌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声中斗天斗地斗自己。那是一场既不科学也不理智的疯狂运动。人们怎么会异想天开地在缺乏地质和水文资料的情况下想把偌大一个“南大荒”变成米粮川！但那热情是惊人的，天不亮进工地，天黑了才回“家”，硬是在方圆上百里的苇塘里，用炮崩用人挖，用一块块冻得比石头还硬的冻土筑成了长城般的大坝！当时恶劣的气候（零下30℃）、艰苦的环境（没有房子），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五七”战士受得了。对于罗辛，严寒，睡冰天雪地中的地窖子，在零下30℃的四无遮挡的大苇塘里刨冻土，他没休过，他最怕的是晚上挤在热炕上开那种没人性的批斗会。这种“恐会症”，早在“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时就有了。他怕的倒不是运动一开始给他糊了满墙的大字报（随后便是靠边，惩罚性甚至是侮辱性的劳动），他不担心开他的会（在劫难逃，怕也没用，也就不怕了），却怕参加批斗别人的会，他做不到像有的人那样昧着良心，翻脸无情，横眉怒目，旗帜鲜明……被斗的都是多年的同事，有的还是好同志好朋友，相互都很了解，都是一些事业心强工作勤奋，也是愿意要求进步的人，怎么忽然都成了阶级敌

人了呢？他不相信，他不能为了表现积极而去落井下石。每次批斗会开始，照例要集体背诵一段“天天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时主持会议的人还会告诫一番：“这里就是对敌斗争的战场，每个人都要在这火线上经受考验和检验……”他觉得这话好像是说给他听的。他怀疑那些挥舞手臂，声色俱厉的人，是否在演戏，他们极力表现的忠诚是不是真的？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被他批斗被他侮辱的人是真正的敌人？……

他的思绪渐渐进入了一个危险的领域，他发现这些极力显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演员，正是他们的导演所需要的：你真戏假做也好，假戏真做也好，只要你在我的指挥棒下蹦跳，呼号……结果，当然是党员会得到提升，积极分子可以入党……平时常讲斗私批修，可同时又又在鼓励卑鄙的个人主义……这个发现使他恐惧，生怕一不小心流露出来。

所幸，到一九六九年底，使人心惊肉跳的清查运动总算基本结束了（那人定胜天的大坝也胜利竣工了，但是很快威严的大自然便给予了辛辣的嘲弄和惩罚，春天一来，冻土化了，“长城”垮了）。接下去便是把这些刚刚批斗过的成千上万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漏网右派”，“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以及大大小小“旧政权”的“黑干部”，“反动学术权威”……一古脑儿驱向穷乡僻野。但那时官方的说法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走光辉的“五七”道路。可笑的是，这些刚刚被批斗过的“敌人”一下子又成了“国家财富”，插队落户，是为了把他们储藏起来。成千上万名“干部”加上他们的家属，该是何等庞大的队伍！那些天，在市府广场，天天是红旗蔽日，锣鼓喧天，景象隆重又壮观。但是人们无心去听往日作为观礼会上动人的讲话。他们每个人胸

前都佩戴着大红花，脸上却是那么迷惘惶惑。最令他们不解的是，他们这些人，怎么转眼间又都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说他们即将奔赴的“五七”道路是光辉的道路，是通向美好境界的必由之路……长长的车队照例要经过主要街道，接受召集来的群众夹道欢送。那时的情景真难说它像什么。要说像办喜事，可车上的人都抹着眼泪，要说像送葬，可人们胸前都佩戴着大红花。现在罗辛来到这个叫作窝铺屯的小山村，落户已经是第二年了，一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哭笑不得。

“爸爸，你看这屋里，变样儿没？”

进屋这半天，罗辛真没好好看一看。这半个多月他不在家，这屋里跟他走时可真不一样了。顶上彩了棚，墙上糊的一色蓝花纸，入乡随乡，入俗随俗，炕头把卧室与厨房隔开的墙上贴着“样板戏”年画，冲门是毛主席像；窗子上还贴了剪纸。下放时，从城里带来的那个书架，原来存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也搬回家了。只是上面放的不是书，那些“封资修黑货”还是不敢拿出来，而且也没必要，这会儿，谁还有心思研读那些东西呢！现在上面是些庄户人家常用的小物件，当然少不了小茜的一些小玩艺儿，饼干筒放在她能够得着的那一格上。看见饼干筒，罗辛又一阵歉疚，连块饼干也没带回来……

“萱，我的好妻子，真难为你了。”罗辛心中想道，“随遇而安这句话果然不错，在这种环境中，她竟然还有这么好的兴致，真是苦中寻乐，也许这就是锻炼改造的结果？罗辛自然知道，自幼生长在上海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江萱下放乡村，对于她这变化太大了。可她渐渐适应了。他常借调在外，家中的一切生计全压在了她的身上，挑水劈柴，养鸡喂猪，推碾子，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真难为她了。

罗辛有点饿了，他猜想炕桌上报纸下面盖的一定是好吃喝，揭开一看，哧，满满登登一桌子！有肉，有鸡，竟然还有鱼，红烧的。

“知道你爱吃鱼，托人从水库捎来的。”

看着丈夫惊喜得咧嘴笑，江萱感到欣慰。

“玉琴家过年，炸了那么多，一大筐油丸儿”！小茜伸开胳膊比量着。

“玉琴妈给送来些，说没白面是玉米面的，本来小茜说留几个给爸爸的，可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捏光了。”

“我叫妈妈也炸，可她说不会。”说着小嘴又撅起来了。

“你这女儿，什么都跟人家学，那天不知见谁家吃大葱蘸大酱，回家也要吃，咬了一口，辣得直淌眼泪，再不要了。”

罗辛听了哈哈大笑，小茜羞得躲在妈妈身后，一会儿爬出来，凑在爸爸耳边悄悄说：

“妈妈还给你买了一瓶酒哩，在柜子后边藏着呢。”

“就你多嘴！”妈妈笑着白了女儿一眼，从箱子后边取出来一瓶泸州大曲。

“你还真有办法。”爱喝两口的罗辛眉开眼笑。

“我有什么办法，是沟里老陈从市里带来两瓶，给你留下一瓶。”她把准备好的酒杯放在丈夫面前，“你答应，不能多喝。”

说归说，她却给他倒了满满的一杯。

难得的幸福！一杯酒下肚，罗辛不由得又想起袁玉明。“老袁回来了”，他轻轻地说，像在自言自语。

“老袁？”江萱惊问，“你是说袁玉明？他不是，前天刚走的……”